

# 雾锁登天岭

张贤华 著



7.5  
6

I247.5  
3415

102008

# 雾锁登天岭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---

雾锁登天岭

张贤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12印张2插页278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ISBN 7-5059-0525-2/1·326

---

定 价： 3.45 元

## 目 录

一、	风雨古驿道·····	1
二、	山野枪声·····	12
三、	兴隆客栈·····	19
四、	夜闯团防局·····	29
五、	神秘旅伴·····	38
六、	木莲河遇险·····	50
七、	跳石桥畔·····	61
八、	勾心斗角·····	70
九、	紧急情报·····	79
十、	落难登天岭·····	86
十一、	两雄相遇·····	97
十二、	浪荡女人·····	108
十三、	大雄宝殿·····	115
十四、	酒店的新闻·····	125
十五、	不平静的夜晚·····	133
十六、	一片痴情·····	142
十七、	锣声报警·····	149
十八、	火烧蓝家坪·····	158
十九、	私 奔·····	169

二 十、	巧遇庙会·····	179
二十一、	血溅八里亭·····	187
二十二、	夜宿青峰寺·····	196
二十三、	冤家路窄·····	205
二十四、	牢笼脱险·····	215
二十五、	火  饼·····	224
二十六、	卜卦问吉凶·····	235
二十七、	闯  山·····	244
二十八、	蛇  宴·····	252
二十九、	风云突变·····	261
三 十、	借刀杀人·····	269
三十一、	纵虎归山·····	277
三十二、	虎穴重逢·····	287
三十三、	热血写春秋·····	296
三十四、	分道扬镳·····	306
三十五、	洞房花烛·····	316
三十六、	何老六酒店·····	325
三十七、	山寨夜话·····	335
三十八、	叛  徒·····	342
三十九、	陷  阱·····	350
四 十、	儿女情长·····	358
四十一、	茫茫天涯路·····	370

## 一 风雨古驿道

1930年。

南方丛山峻岭中。

弯弯曲曲的盘山小路，从白云深处延伸过来，象彩带，千迴百转，时隐时现，拐个弯又消失在莽莽林海之中。

这条古驿道，曾是东南边陲通往京城的要道。虽则时过境迁，早已荒废，无情的风雨剥蚀了它的旧貌，铺满青苔的石板路，多半湮没在莠萁和芒草中。然而，人们每每踏上这条古道，耳边便会回荡起急促、脆亮的马蹄声，它把人们的无限情思引向古远年代，追思烽烟战火、刀光剑影、人间坎坷、世事沧桑！

他走出密不透风的大莽林，紧一紧腰巾，遥见前面云遮雾绕的山坳有个僻静、幽邃的去处，四周覆盖着树冠紧挨树冠的松林，林子后面隐约露出赭色围墙和大雄宝殿的飞檐斗拱。东来的风，西去的雨，不时摇动檐角的铁马，叮叮咚咚，飘飘忽忽，说不清它来自深山古刹，抑或来自石缝中渗出的涓涓细流。

是了，是了，这不就是阔别二十个春秋的西禅寺么？

刀疤周身的血一下子沸腾起来。倒过去二十年，那时他才十八九岁，幼小的心灵就承受了巨大的不幸与悲哀！

江湖上都唤他阿爸叫“镇山虎”，是一条武艺高强、硬铮

铮的好汉。幼时，投拜拳师刘铁铤门下，练就一手好南拳。他赤手空拳，打翻江湖几多高手；南方数省绿林朋友，提起他的赫赫大名，都深知拳脚功夫厉害，无不退让三分。

镇山虎年轻时做过多年镖客。他行遍天涯，小小红色方旗插在镖车上，方旗四周镶着荷叶边，中间再绣个醒目的“虎”字。车行时，小风习习，方旗飘飘。拦路打劫的好汉，远远望见，急忙闪出一条路，连指头也不敢动弹一下。偶尔，有个把不识时务的家伙起了歹心，也都被他杀得落荒而去。

人怕出名猪怕壮。古往今来，江湖险恶，几多英雄豪杰只因恋栈，得罢手时不罢手，到头来一生英名付东流，没落个好下场。镇山虎则不然，见好就收，激流勇退，横下心来封山收刀，从此消声匿迹，改名更姓，在木莲河上当了船家。

那时，刀疤初懂人事。阿爸疼爱这根独苗苗，常将他搂在怀里，再三再四地叮嘱：

“牛仔，记住，人再穷，也莫落魄江湖混饭吃。”

寒来暑去，年复一年。他们全靠租来的乌篷船，在滔滔江上，凭力气挣口饭吃。日子艰难归艰难，只要不偷懒，舍得花力气，一家人死活还能在一堆。

牛仔七岁头上，开始跟阿爸撑船、掌舵；待到人有船篷高，便踩着阿爸的脚印去拉纤。夏日，头上毒日晒，脚下烈火烤，光溜溜的背脊晒掉一层又一层皮，鲜血染红杯口粗的纤绳；冬日，脸上霜风刀割般痛，红肿的脚板踩在结冰的碎石滩上，咔嚓咔嚓，一步一个血印。晚间，船泊码头，水波粼粼，细浪款款拍打船舷，船家灯火映照水面，宛如万千金丝银线摇曳不定。阿妈端盆热水给他洗脚。船头朦胧的桅灯光下，只见一盆热水染成红色，阿妈心紧紧缩起，两串泪珠叭哒叭哒掉在盆里。

牛仔痛得额头冒冷汗，嘴唇咬出血，一声也没哼。

阿爸倒杯高粱酒给他喝，拍拍他肌肉鼓起的胸脯，高兴地咧嘴哈哈大笑。

平静日子没过多久，可怕的灾难便落到他们一家人头上了。

镇山虎浪迹江湖多年，生性耿直、豪爽，更兼一身侠骨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因此，难免得罪于人。至于他自己，个人恩恩怨怨，全然未放心上。

那年秋天，枫树和杜鹃红遍木莲河两岸的山山岭岭。天渐渐凉了，一片片枫树飘落江上，江水也凉了。

晚间，乌篷船停泊在一个小镇码头边。

镇山虎去镇上沽酒，见小酒店里人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，说是满清皇帝倒台，孙中山建立民国，连省城也挂起革命党旗，他一时高兴多喝了几碗高粱酒，头重脚轻，有点醉意，昏沉沉地和衣躺下睡了。

二更天，忽听得人喊马嘶，灯笼火把照得码头亮如白昼。他们一家人从梦中惊醒，揉揉眼睛，伸头往外探望，只见岸边一群手执刀矛和毛瑟枪的团丁，簇拥着一个四十大几年纪，身穿黑马褂，头戴瓜皮帽，蓄两撇短胡须的家伙。他干树皮般打皱的脸上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麻子，气势汹汹地摆开一副动武的架势。镇山虎一眼认出，此人是他同乡、县民团团总蓝大麻子。他手下有一二百号人枪，几千担谷田，还有不少商行和钱庄，要钱有钱，要势有势，衣角也能扫死人，县官上任还得城隍庙拜土地，先给他磕头烧香呢。

镇山虎眼看不是路，纹丝不动地站立船头，把短褂扎扎紧，拱手探问：

“蓝团总，深更半夜，大驾亲临码头，想必有大事不



成？”

蓝大麻子鼻子里冷笑笑，摆一摆手，喝令团丁登船拿人。

“慢来！”镇山虎抬抬手，对蓝大麻子说：“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，你为何跟我过不去？”

“镇山虎，不是我姓蓝的跟你过不去，只怪你当初把话说尽、把事做绝，得罪了人。我即便有心放过，别人也断断不会饶你！”蓝大麻子说罢，一帮团丁挥舞刀枪蜂拥而上。

镇山虎夫妻虽早脱离江湖，豪气却未稍减，哪容得人家骑在头上拉屎撒尿，顿时火气攻心，大吼一声，双脚一蹬，飞身上岸，使出隔、迫、冲、闪、点、举、压、钩、抄、抛全套招式，把团丁们打得屁滚尿流。他女人也擅长一手鹤拳，出手弓送矢，收手软如绵，动作干净利落，三五个男子汉也近她不得。团丁凭仗人多势众，把他们紧紧围住，不肯放过。他女人杀得性起，猛吼一声，飞起右腿，将迎面扑来的两个团丁踢出一丈来远，扭身接过镇山虎丢来的腰刀，横身一拦，挡住团丁，回头叫道：

“跑，快领他们跑！”

镇山虎一手拖牛仔，一手挟起五岁的女儿阿秀，飞快地奔向黑黝黝的深山老林。

枪声爆豆似地噼哩啪啦响，子弹打得头上的树叶纷纷坠落下来。

木莲河上弥漫着白蒙蒙的雾气。镇山虎借助河水微弱的闪光，依稀辨出河边高高低低的石板路，路旁水波荡漾的稻田里，晚禾已经抽穗、结实，饱满的谷穗在带有寒意的夜风中瑟瑟作响。他一口气跑出小镇十几里，大汗淋漓地靠在一棵几人合抱的老樟树上，感到右胸火辣辣，刀割似的痛，仿佛五脏六腑正在撕裂开来。伸手摸摸，湿粘粘的，有一股刺鼻的腥味。

他晓得，自己胸部中了弹，伤口正在流血。

牛仔和阿秀眼泪婆娑地紧紧抱住阿爸发颤的双腿，嘴唇咬出血，不叫也不喊。阿秀小他三岁，属牛的。长年累月，江上的风雨阳光把她的皮肤染成黑色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象会说话。她仰起泪痕斑斑的脸，颤声叫道：

“阿爸，阿爸，我要阿妈……”

镇山虎死命搂住她，眼圈都红了。

四下望望，黑天黑地，哪见半个人影。枪声由冷落而停息，周围忽然沉寂下来。附近齐腰高的苇草丛中，断断续续传来两声秋虫的哀鸣，还有木莲河幽暗的河水轻柔拍打堤岸的汨汨声。

镇山虎竖眉瞪眼地盯住小镇方向，捏紧碗口粗的拳头，指头深深地嵌进肉里，心痛苦地沉下去，沉下去……

他火辣辣的伤口不断地淌血。这血，点点滴滴都是从破碎的心房里流出来的，从燃烧着仇恨的心房里流出来的。

不久，他们身后又出现了灯笼、火把，渐渐地逼近，跟着便可听见团丁们声嘶力竭的叫喊、吆喝，纷乱的脚步声。

镇山虎咬咬牙，一手抱阿秀，一手拉牛仔，头也不回地钻进阴森、潮湿、寒冷的莽莽老林。他吃力地支撑住身子，踉踉跄跄地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过了许久，深邃的天空中，繁星一颗接一颗隐去，东方天际流荡着一抹朦胧的曙色。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地横空飞过，接着林子里的山雀、柳莺、鹧鸪和竹鸡开始了悦耳的鸣啭。显赫一时的镇山虎终于流尽最后一滴血，沉重地倒在一丛灿然怒放的四季杜鹃旁。他慢慢睁开眼，凄惶地望了望松竹掩映中的西禅寺，把五岁的女儿推给牛仔，惨白的嘴唇痛苦地抽搐几下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牛仔，不管山高水低，你们兄妹都要在一

起……”

牛仔和阿秀跪在阿爸身旁，哭成泪人。牛仔抹干眼泪，掬起一把把黄土，撒在阿爸身上，让他安安稳稳地长眠在这块向阳的山岗上。山间的清风明月、淙淙山泉和古寺的暮鼓晨钟，将伴同他度过漫漫岁月。

连珠似的枪声倏然划破拂晓宁静的长空。蓝大麻子领着团丁一路沿血迹追踪而来。慌乱中，兄妹失散，阿秀下落不明，他也从此远走高飞，浪迹天涯。年年岁岁，他一直辗转打听阿秀音讯，只是茫茫人海，哪里寻觅她的踪迹？

时光水一般地流逝。如今，他翻山越岭，跋涉千里，重回旧地来了。一岁年纪一岁人。他已长得高大魁梧，粗粗壮壮，黑脸膛，浓眉大眼，下巴留着棕刷似的黑胡楂，隆起肉疙瘩的胳膊有千百斤气力。他天生直性子，一根肠子捅到底，不晓得拐弯抹角。左耳边有条长长的伤疤，几碗白酒落肚，或是一时火气攻心，便会涨得通红发亮，象流血一般，很是怕人。

他一身风尘，着一件青色短袄，不扣衣扣，敞露出古铜色的厚实胸脯，腰缠几指宽的布巾，屁股头挂根铜嘴旱烟管和烟荷包，青色绑腿上插一把七寸长的绑腿刀，脚登粗麻草鞋，鞋头缀朵红绒花，走起路来一颠一颠，更添几分豪气。他肩挎蓝布包袱，手执油纸伞，急匆匆地走向西禅寺。

半昼时分，山里静得出奇，林中不见袅袅炊烟，古刹不闻木鱼和铜磬声。

他越往前走越发感到忐忑不安，不禁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一脚踏到门前，抬头望见寺门紧闭，赭色围墙泥巴多半剥落，坍塌得不成样子，墙上枯黄的芒草、狗尾草，还有几朵迟开的爬墙虎紫色小花，在飒飒寒风中瑟索。

刀疤猛一脚踢开虚掩的寺门，身子闪到一旁，探头往里看

看，只见一派荒凉、衰败景象：大雄宝殿挂满蛛网，长案上、佛龕上蒙着一层很厚的尘埃，雕龙画凤的大梁，以至终日咧嘴笑呵呵的如来金身，全都撒满斑斑点点的鸟粪和羽毛，看来和尚早已离去，断香火好些时日了。

他本想找到寺中老和尚，探听一下阿秀下落，这一线希望破灭了。刀疤感到又饥又渴，浑身没有四两力，懊丧地一屁股坐在大殿前面的石凳上，往旱烟管里装锅烟，取出火石，打着火绒，深深吸几口，揣摩起来：阿秀在哪里？莫不是早已改名换姓、远走高飞？莫不是被强人掳去，受尽人间凌辱？莫不是曙色冥冥，山高路险，仓惶中失足跌下万丈深崖？

蓦然间，他听得后殿传来流水声，忙三步并作两脚跑去，发现殿前石栏杆围着一眼清泉，清冽透亮的泉水从石虎口中潺潺流出，水中有女人柔软的长发凌风飘舞似的水草，有“泼刺”一声跃出水面、荡起一道道涟漪的鱼群。他双手掬一捧水，仰起脖子喝两口，感到十分舒适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的目光无意中接触到什么，浑身一震，迅速跳起来。哦哦，池中长满青苔的石虎头上不是有个长长的脚印么？那是有人天长日久在这里汲水留下的痕迹。

他又惊又喜，急忙沿脚印指示的方向，里里外外寻了个遍，既没有看见半个人影，也没有发现什么迹象。回到大殿，站在龕台前面，朝笑呵呵的如来金身双手合掌，念声“阿弥陀佛”，一片至诚地叩了三个响头，祈求慈悲为怀的菩萨保佑他们兄妹早日团聚。

刀疤八岁头上兄妹失散后逃往他乡，先被一位江湖老拳师一眼看中，怜爱他精明、耿直，收为门徒，将一身北拳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与他。北拳与南拳不同，注重腿功，讲究“发腿生风”。他阿爸镇山虎则是南拳高手，除拳、掌、勾外，还善

于用爪和指，往往“一势多手”，“一步几变手”。轮到刀疤，南拳北腿融会贯通，技艺高出乃翁一筹。老拳师去世后，他只身落魄江湖，跑过许多码头，拜过不少师傅，卖艺、卜卦、打铁、摆渡、脚伕、开赌局，以至拦路打劫，三十六行，行行干过，什么风雨世面也都见过。现在，他凭经验断定，古寺附近必定有人隐居，而且行踪诡秘，想必也是黑道朋友。他深邃的目光四下逡巡一番，大踏步走出西禅寺。

他来到附近一片矮松覆盖的山岗。刀疤依稀记得，阿爸正是长眠在这座山岗上，鲜血染红一簇簇怒放的杜鹃。而今，荒烟蔓草，杜鹃遍野，景色依旧，人事全非。呜咽的山风，仿佛在哭诉人间的凄惨。刀疤沉重地垂下头，撮起三撮土，翻身跪下，默默地叩了三个响头，心中涌起阵阵酸楚，两眼一片模糊。

他刚起身，猛听得脑后嗖地一股凉嗖嗖的寒风逼来，急忙闪身跳开，紧跟着一道闪电似的白光擦耳而过，一把明晃晃的飞刀深深插入松树干上。紧接着，“扑哧！”一声，人头高的茅草丛里跳出个人，声音洪亮地喝道：

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

刀疤惊回首，原来是个二十出头的后生，矮墩墩的个子，长方脸，浓眉毛，两道闪电般的目光在他身上扫视一番，手中的长矛虚晃几下，然后使出饿虎扑羊的招式，锋利的枪尖嗖嗖地直朝刀疤心窝刺来。

此人出手不凡。刀疤闪开身子，迅速跳出圈外，双手抱拳：

“慢！请问，老弟是哪门中人？”

对方眨眨眼皮，懵了片刻，答不上话。继而，老羞成怒地骂道：

“什么屁话！老子管你什么门中不门中，在这里，阎王老子也归我管！”

刀疤一阵哈哈大笑，又问：

“是谁人点老弟出来当将的？”

刀疤曾随老拳师入过洪门，刚才几句问话，便是洪门中的隐语。倘若对方也是同派中人，误会消除，不致坏了门中规矩。这一带，江湖好汉大抵都是洪门弟子，或与洪门有过千丝万缕联系。从对方冷漠的反应断定，他还是个黑道上的新手，初出茅庐，不懂得规矩。

刀疤一连躲过三枪。这在绿林中叫“让三枪”，是很有名声和身份的表现。三枪过后，他拱手说声：“领教了！”飞起右脚，“啪”地将一棵碗口粗的树干拦腰蹬断，吓得那人打个颤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，长矛就地一滚，使出“蛟龙出海”，紧逼上来。

刀疤丢下油纸伞，抓起折断的树干劈去，震得对方双臂剧痛，长矛从手中飞出几丈远。

那人暗自掂了掂分量，晓得自己不是对手，扭转屁股就跑。

“他妈的，站住！”刀疤飞也似地追去，揪住他衣领轻轻一扯，掀翻地上。

对方顺势一滚跳起，“哗啦啦”扒开褂子，露出抹了一层油彩似的厚实的胸脯，嘴角边浮现出一丝冷笑：

“杀吧，杀吧，老子落在你手里，横竖一个死，要杀要剐由你，来来来，我伸长脖子等你！”

刀疤嘿嘿大笑起来。

“怎么，手软啦？”对方嘲弄地盯住他。

刀疤收住笑声，脚尖勾起长矛，就势一扬，滴溜溜地朝后

生飞去。

那人伸手接住，也不道谢，撒腿就跑。

“转来！”刀疤打雷似地吼叫一声。

对方急忙收住步，慢慢回转身，轻蔑地冷笑道：

“怎么，后悔啦？”

刀疤解开肩上的蓝布包袱，取出白花花的十块银洋，摺在他手掌心上，连连挥手说：

“去吧，去吧！”

“你……？”对方直愣愣地望着他。

他含笑拍拍后生肌肉突起的肩膀：

“老弟，江湖财，江湖散。我看你也是穷得叮咣响，才出来挣点玩命钱。快拿去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高兴时去逛逛窑子，只是不许伤天害理，坏了江湖义气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？”后生扬扬眉毛，激动得声音颤抖。

“江湖中人还留什么姓名！”刀疤一口回绝。

“不，好汉留名，日后相见也好相认。”后生执拗地说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留个名吧。”刀疤手指耳边血红发亮的伤疤，笑道：“我姓张，小名牛仔。江湖上不知我姓名，只认耳边这条伤疤，都叫我刀疤。”

“刀疤师傅，请受我温矮古一拜！”后生双膝跪下说：

“从今以后，你就收下了我这个徒弟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刀疤头摇得象拨郎鼓，连连摆手道：“去吧，去吧，快去吧！”

“师傅，你若不答应，我温矮古就永世跪在这里啦。”他死死抱住刀疤双脚，动情地央告：“将来，我鞍前马后跟随师傅，师傅也有人侍候。”

“江湖中人过惯散淡生活，要什么照应！”刀疤说。

“那我跟随师傅学点武艺，日后大秤分银小秤分金，也好过一世逍遥日子！”温矮古固执地说。

“你……你滚开！”刀疤鼓起双眼，抡起拳头，见他眼睛不眨一下，无力地垂下，叹口气说：“温矮古，不是老子存心要赶你走，只因我这一去是拎着脑袋闯鬼门关，九九八十一难哪！你年纪轻轻，还是留条命去闯荡江湖吧！”

“师傅，”温矮古颤声说道：“老天作证，我温矮古日后如有三心两意，五雷轰顶，万箭穿心！”

刀疤见他决意相随，长叹一声，不再说话了。



## 二 山野枪声

西禅寺背后耸起两座屏风般的褐色岩崖，长着疏疏落落的马尾松，有的用网状根须攀附石壁，有的把粗根深深扎入石缝中。山风过，落下一颗颗绽开的松球，引来成群结伙的山猴，吱吱唧唧地叫，到处寻觅食物。

温矮古和刀疤拨开人头高的茅草，两座岩崖中间露出一道黑黢黢的、仅容一人侧身而入的石缝。他们登上陡直的石级，豁然开朗，眼前出现一个岩崖围绕中的新奇天地。

这里，有成片的针叶阔叶混交林，有四时不败的山花，更有数不清的鸟雀飞禽。两只彩色羽翎的竹鸡，在不远的草丛中悠闲漫步，偏起小脑壳望望他们，“扑啦啦”地振翅飞去，绕山崖飞一匝，又落到对面菖萁草中去了。

温矮古住在一座不大的石洞里。潮湿，除开草蓆和破絮，只有三块青石垒起的土灶，长年累月烟熏火燎，四周石壁一片黑乌乌。他放下长矛，轻轻拨几下灶里的灰烬，露出几根烧得半焦的树干，不久便噼噼啪啪地爆出一串串火星，腾起火苗，象长长的红绸凌空飞舞。

刀疤取出挂在屁股头的旱烟管装上烟末，凑近跳荡的火苗吱吱地猛吸几口，拍拍身边沉甸甸的包袱，笑骂道：

“嘿嘿，你还真有点眼力，刚才一眼就看出我肩背金山银